

# 2025 年風崗盃國語文朗讀比賽競賽辦法



壹、活動宗旨：為提升本校學生語文溝通與表達能力，以強化職場競爭力。

貳、主辦單位：共同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參、參加對象：凡本校在學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肆、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時間：即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三)止。

二、方式：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s://tinyurl.com/2c4efn7y>

以收件先後為序，預計達 30 名即截止收件！



伍、比賽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2025 年 5 月 7 日(三)13:20~16:00。

二、地點：明明樓 301 教室。

陸、比賽規則：

一、參賽者應攜帶學生證，於 13:00 前到達賽場報到抽出場序號，並告知朗讀主題(請從附件一的 25 個題目中，自行選定一主題)，凡未準時報到者，概由主辦單位代抽。

二、賽場內設預備席 5 席，參賽者應依序就座並聽從工作人員叫號上場，凡經叫號 3 次未回應者，視同棄權。

三、朗讀時間每位競賽員均為 4 分鐘，時間一到按 1 次鈴聲(短音)應立即下臺，並將文稿交回工作人員席。

四、會場外設置預備區，備有紙筆提供參賽者賽前準備用。

柒、比賽評審

一、評審標準：

1、**語音(發音及聲調)**：占 45%。請就發音、聲調部分評分。「發音」部分，競賽員必須做到發音準確、語音流暢、咬字清晰。「聲調」部分須掌握正確調值、語音輕讀、破讀、變調。若有**錯字、漏字、改字、增字酌予扣分**。

2、**聲情(語調、語氣)**：占 45%。請就語調、語氣兩部分評分。「語調」部分，競賽員必須理解文意，斷句正確，用聲表情，以情傳神。情緒表達合宜；「語氣」自然，音量適中，藉由抑揚頓挫、語速快慢，適當傳遞文章情感。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10%。請就儀容、態度、表情三部分評分。競賽員必須穿著合宜、儀容端莊、態度誠懇、表情生動，且肢體動作得宜。

二、評審委員：聘請三位學有專精教師擔任評審。

捌、比賽獎勵：

一、擇優錄取前三名及佳作三名。

二、得獎者頒予獎金及獎牌，並於賽程結束後立即進行頒獎。第一名獎金肆仟伍佰元、第二名參仟伍佰元、第三名貳仟伍佰元、佳作三名各壹仟伍佰元。

玖、注意事項：

- 一、朗讀內容如有錯誤字句，競賽員能自行勘誤且正確讀出者為佳；競賽員如照念，亦不予扣分。
- 二、時間未到，篇目內容尚未讀完即下臺者，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 三、參賽者不得冒名參賽，如經查證屬實，即取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獎項外，若已領取獎金、獎牌，主辦單位得予以追回。

拾、本辦法若有修正或補充，將由主辦單位於賽前 10 分鐘公開說明。



附件一：朗讀題目公告如下，參賽者可先行選定一個題目準備。

1. 匆匆	16. 秋水
2. 野草	17. 鴻門宴
3. 快樂	18. 隆中對
4. 捏黏土	19. 進學解
5. 腳印	20. 秋聲賦
6. 白雲天	21. 諫逐客書
7. 人生至樂	22. 前出師表
8. 悲懷四簡	23. 岳陽樓記
9. 這就是風格	24. 前赤壁賦
10. 隱藏中的成長	25. 正氣歌并序
11.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12. 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	
13. 我們的大河	
14. 午夜的汽笛	
15. 姆媽，看這片繁花！	

## 一、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裡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來去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裡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除徘徊外，還剩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 二、野草 夏衍

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人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氣力最大？回答紛紜得很，有的說「象」，有的說「獅子」，有人開玩笑似的說：是「金剛」。金剛有多少氣力，當然大家全不知道。

結果，這一切答案完全不對，世界上氣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種子。一粒種子所可以顯現出來的力，簡直是超越一切的。

這兒又是一個故事。

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致密，堅固，生物學家和解剖學家用盡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開來，都沒有成功。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裡，給予溫度和濕度，使種子發芽。一發芽，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完整地分開了。植物種子力量之大如此。

這也許特殊了點，常人不容易理解。那麼，你見過被壓在瓦礫和石塊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長嗎？它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它總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它的根往土裡鑽，它的芽往地面挺，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塊結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種子力量之大如此。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有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它，因為這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

如果不落在肥土中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絕不會悲觀，嘆氣，它相信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著鬥志而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嗤笑。

### 三、快樂

林少雲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你總是那麼快樂？

的確是的，我一向是個快樂的人，我的快樂來自生活中的每一個部分。

當我在掃地、洗衣、洗碗，甚至在廚房裏為油煙和抽風機的噪音所苦時，想到家人歸來後，有潔淨的地板可走可坐，有乾淨潔白的衣服可換，有可口的餐食可享受，我的快樂是說不盡的。

我在花園裏澆花拔草，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也能毫不埋怨，因為我的辛勤和關愛，使院中綠葉常青，好花常開，白天帶來鳥鳴啾啾，蝶舞翩翩，婆婆的樹影和斑斕的花容，使我坐鎮窗前讀書寫字，一點也不寂寞；入夜清風陣陣，香屑時飄，使我很快地進入甜美的夢鄉。

出外辦事，等車、等人都十分耗費精神和體力，這時候從皮包裏掏出一本書，或坐或站都能閱讀，有時候一篇故事尚未讀竟，車來了或朋友來了，我會覺得如果他們晚幾分鐘來多好！等車和等人原本是件痛苦和不耐煩的事，但只要懂得善加利用，竟也能成為一件快樂的事。

常常看電影看得淚流滿面、眼紅鼻酸，但兩個小時卻能看盡劇中人的一生，這種寶貴的學習和領悟，是令人快樂的；就像你花一天時間去看一本書，而得到了許多豐富的知識，你可知這樣一本書可能要嘔盡作者一生的心血才能完成，而你只需要一天就能把它看完！

就是這樣，只要用心體會，用心去生活，每一件事都能使人感到快樂；一點一滴累積起來，你就會成為一個心平氣和而又覺得生活和生命原來竟是這麼有意義的人。

快樂，就在平凡中尋得，就在你的四周等著你。

## 四、捏黏土

鄭清文

最近讀到一段文章，說畢卡索時常在晚間起來捏黏土。畢卡索雖然也留下不少精緻的雕塑品，在本質上，他是一位畫家，他的主要努力和成就，應該是在繪畫。

那段文章中說，畢卡索晚間起來捏黏土，是想保持手指的靈活。早晨，在公園中時常看到一些人手裏握著兩顆鐵球，在指掌間不斷轉動。這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想阻止手指的僵化，是基於健康的理由。手指算是人體的末梢，但是，人體的健康，往往需要從多方面去照顧，決不能有任何的忽略。同樣的理由，藝術的生命，也需要從多方面去照顧的。

實際上，對一個畫家言，手指決不是末梢。手指和眼睛一樣，本身就是藝術的手段，也是藝術家的生命。

畢卡索捏黏土，除了防止手指的僵化以外，也是想把更多的關注和力量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對一個藝術家而言，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力行。棒球選手練球，棋士打譜，都是力行的道理。

聽說一位高段棋士，同時可以記住好幾盤棋，但是最確實的方法，還是打譜。這是能成為高手的條件，正如要成為好的選手，就必須不斷練球一般。

畫、捏黏土，看來好像不相關。實際上，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下圍棋的人，往往也下象棋。這並不是想做兩方面的高手，而是想從不同的領域中，領略到相同和不相同的道理。同樣，打球的人，在練球以外，還要練跑步。看來是無關，實際上卻是一體。

不知誰說過，天才是一種偉大的專注。不但要專注於一件事，而且還要聚集所有的力量於這一件事。

我不知道如何界定天才，我也不敢說，專注一定會產生天才。但我可以說，專注和不斷力行，可能就是藝術的奧秘，也可能是一切事業的成功之路。

## 五、腳印(摘錄)

王鼎鈞

古人說，讀書要有被一棒打昏的感覺，我覺得「還鄉」也是，四十年萬籟無聲，忽然滿耳都是還鄉，還鄉，還鄉你還記得嗎？鄉間父老講故事，說是兩個旅行的人住在旅店裡，認識了，閒談中互相誇耀自己的家鄉有高樓。一個說，我們家鄉有座樓，樓頂上有個麻雀窩，窩裡有幾個麻雀蛋。有一天，不知怎麼，窩破了，這些蛋在半空中孵化，幼雀破殼而出，還沒等落到地上，新生的麻雀就翅膀硬了、可以飛了。所以那些麻雀一個也沒摔死，都貼地飛行，然後一飛沖天。你想那座高樓有多高？願你還記得這個故事。你已經遺忘了太多的東西。忘了故事，忘了歌，忘了許多人名地名。怎麼可能呢，那些故事，那些歌，那些人名地名，應該與我們的靈魂同在，與我們的人格同在。你究竟是怎樣使用你的記憶呢。

……那旅客說：你想我家鄉的樓有多高？另一個旅客笑一笑，不溫不火，我們家鄉也有一座高樓，有一次，有個小女孩從樓頂上掉下來了，到了地面上，她已長成一個老太太。我們這座樓比你們那一座，怎麼樣？

當年悠然神往，一心想奔過去看那樣高的樓，千山萬水不辭遠。現在呢，我想高樓不在遠方，它就是故鄉，我一旦回到故鄉，會恍然覺得當年從樓頂跳下來，落地變成了老翁。真快，真簡單，真乾淨！種種成長的痛苦，萎縮的痛苦，種種期許種種幻滅，生命中那些長跑長考長歌長年煎熬長夜痛哭，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發生，「昨日今我一瞬間」，間不容庸人自擾。這豈不是大解脫，大輕鬆，這是大割大捨大離大棄，也是大結束大開始。我想躺在地上打個滾兒恐怕也不能夠，空氣會把我浮起來。

## 六、白雲天

蕭蕭

我們不會畫畫，所以我們都很好奇，畫家的第一筆到底畫在那裡？

面對一張白紙，就我們來說，好像面對一片廣漠的荒野，我到底要如何舉起左腳或右腳，這一腳到底要輕輕或者重重放在何處？實在是頗費思量。一張白紙，比一片荒野還荒，荒野上還可能有些自生自滅的植物、屍骸、岩塊、灰塵，任我們的心神去依附、去延伸、去聯綴；一片茫茫的虛空卻以無限的寂靜回望我，那樣的寂靜，即使傾一生所有的銳氣盡力一呼，也聽不到回聲，聽不到回聲的一張無辜的白紙，著實令人恐慌。

面對空，

真的不知道如何著色。

面對無，

恐怕也不知道如何著力。

每次望著遠天，天只是一逕藍著他的藍，我免不了會問自己：這時，畫家的第一筆到底要畫上什麼？

如果是我，也許就是幾片薄薄的雲，隨意飄著，無心無肝地飄著，閒閒，飄著。這樣的藍天，似乎就有了一息生意。淡淡的白雲天，彷彿才是真實的人生。既是明鏡，總要惹些塵埃啊！

在開往輔大的校車上，潔白的椅套總印著這樣的句子：「讓陽光普照你所有的日子，讓花朵開滿你人生的旅程。」是這樣嗎？人生需要陽光照耀每個日子嗎？如果每天都是晴好的日子，生命又從何獲得滋潤？開這樣的口，發這樣的大願，若是遇到陰雨的日子不就有了挫折感，這時又該如何自適、如何自處？我倒希望心中的天不必一逕藍著他的藍，隨意飄著一些薄薄的白雲！或者厚厚的白雲吧！反而更自在些，更真實一點。

就像一張畫紙，如果已經有了幾筆色彩，即使稚嫩些，我們也就可以勇敢地塗抹了！否則，白紙永遠是白紙，不跨出那一步，人生只是不添鹽的水，距離湯的美味還很遙遠哪！

能想像只是純純的藍沒有一絲浪花的海嗎？



## 七、人生至樂

蔡志忠

每個人都要過他的一生，但是人的一生活的是什麼？大多數的人都像一羣馬拉松的跑者，不明確知道自己要跑到哪裏，祇是一味地跟著人家跑。在途中，別人跑得比他快，他就心急、嫉妬；別人跑得比他慢，他就得意洋洋。跑輸或落後了，就自暴自棄，有的乾脆放棄未跑完的路；也有的跑累了，想休息，卻發現別人飛快地越他而去，於是身不由己地追上去。這樣跑啊！跑啊！直跑到人生的終點——死亡，許多人還不知道自己這一生為的是什麼？

所以，人在跑的時候，應先仔細想想，我到底要去哪裏？要去做什麼？有了目標，才加入跑道，此後就不會理會比他跑得快的人，因為自己很明確知道目標，也知道自己的能力。這種「明確知道自己目標」的覺悟越早越好，不要等上完國中、高中，甚至大學了才來決定。

然而，「人生的目的為的是什麼？」一般人都認為是立大志、做大官、成大事。於是想法變成：今天我很辛苦地朝目標邁進，渡過了痛苦的日子，就會成功、快樂。

——讀書是很痛苦的，學成之後就會很快樂。

——冬天是酷寒而痛苦的，到了春天就會快樂。

人生的過程難道真如此嗎？難道戀愛也是痛苦的，所以結了婚就會很快樂？實則，人若不能體會戀愛中分分秒秒的快樂，將來結婚後就不會有幸福的日子。

那麼，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呢？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生的過程：讀書有讀書的好，上班有上班的好，當職員有當職員的好，當經理有當經理的好；下雪有下雪的美，春天有春天的美，能隨時隨地體會當下的好，便是懂得人生真義了。

我十五歲學漫畫，立志後不管得失起伏，都甘之如飴，一生不悔——最重要的是我當下、即刻、正在做我喜歡的工作。

## 八、悲懷四簡(摘錄)

李黎

我曾幻想如果我找到你，我一定會常去看你，帶一束鮮花和幾本書，坐下來跟你談談我的孩子，然後就靜靜地坐在一旁看你，看你用你復明的眼睛欣賞花朵的色彩、閱讀一頁又一頁的書。我會看著你的眼睛，看得癡過去。那裡有孩子身體的一部分——雖然是那麼小的一部分，但那部分曾經帶給他那麼多快樂與智慧；他用那雙眼睛看了無數的書本、圖畫、樂譜、許多處美麗的風景、許許多多溫暖友善的笑臉……

你見到我一定會道出許多感恩的話語。但你可知道，我才要向你道謝。我孩子的軀體將隨春泥化去，你卻帶著他這一小部分存活來，珍惜它滋養它、並且善加利用它……，你是在延續著我兒子的一小部分的生命啊！我不該感謝你嗎？

然而我無法這樣看見你，我只能做另外的想像，想像我走在茫茫的人潮中，忽然一雙陌生的眼睛吸引住我，我無端受到極大的震撼，於是我以母親的直覺明白了：就是這個人，我的孩子的肉身一部分在他臉上……

有時，我走在人群中或開車在公路上，就會癡癡地想：在這一百萬人的城市裡，有兩隻眼睛，曾是我孩子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咫尺天涯，也許這兩隻眼睛的主人剛與我擦肩或錯身而過；也許他此刻正在眺望藍天碧海，或者聚精會神地閱讀一本好書，或者無限深情地凝視著一張愛戀的臉孔……

我多想知道你是誰，你在哪裡，你有沒有善待珍攝你的眼睛。

這些想法是多麼傻啊。然而一個母親的癡心，是勝過於世上任何一種癡情的。做母親的心，縱是疼成了碎片，每一片還是癡愛。

## 九、這就是風格

朱銘

「個人風格」、「時代性」、「民族性」等問題，經常困擾著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我很高興現在我可以說一句，我已經擺脫了這些困擾。

很多人都存心要求做出跟他人不同的面貌，拚命思索民族性跟時代性的意義。他們可能用學習的方法，把知識、技術累積在腦中作為資料，他們也可能坐在那裏苦苦的思考；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是這樣性格的人，生在這個地方、這個時代，成長在這種生活環境，有自己的生活經歷，這就是我的獨特性（時代性和民族性也包含在這個獨一無二的「我」裏面），我就是想不要這樣也由不得我。你也有你不同的背景，同樣也是非那樣不行。反正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我們用不著苦心製造我跟他人的分別，或這個民族跟那個民族的不同，或這個時代跟那個時代的不同，因為本來就存在著不同，只要把這些不同的本質真實的顯露、發揮出來，就成了。

這裏包含兩個問題：一是真，一是發揮。

一個藝術家，要在作品上顯出真，他的生活、他的為人當然也不能假。在家也好，在外也好，都不要有假的「我」在做作。無論吃飯、睡覺、見客、喝茶什麼的，都要抱著平常心，放鬆、不拘束，讓真的我自由活動。這種生活態度養成了，在生活中自然能悟出真我的本質，創作時，真我就自然的跑出來，要趕也趕不掉。

我們的腦海中收存了很多的資料，其中很多都不是自己的經驗，只是知識上的「知」，是別人的東西。我們越是思考，越是動用了更多別人的東西，反而把真我掩蓋了。我倒有一個把「真我」迫出來的笨方法，就是要「快」！我一動手雕刻，就一口氣的刻下去，讓自己根本來不及思考，讓知識來不及打擾，好讓真的本質自己跑出來，也可以說，我在求一種忘我與無意的境界。

這就是風格。

強求的不一定想得到、找得到。不強求的反而是悟著了、無意間得著了。

## 十、隱藏中的成長

宋晶宜

好高騖遠，是年輕人常有的心態。縱橫千里的快意與憧憬，也常誘使人不甘一時的屈就和寂寞；率性快馬加鞭，急切求功，卻又昧於現實情狀，結果理想愈高，受挫感愈重。徒留遺恨。

理想的實現，必有其相應的步調，對理想的執著與熱情，當是第一要義。但事業的追求，一如持箭把弓，要有一舉衝天的銳氣，也要有蓄勢待發的沉穩。有蟄伏黑暗的能耐，才能目睹破曉的天光；有隱忍寒冬的頑強，才有春到解凍。奔湧出山的激盪。

經得起等待，耐得住冷藏，是追求理想的必要品德和訓練。而雖在等待，但眼明心亮，方向明確；雖然被冷藏，卻內蓄氣勢，生機日壯。在別人漠視的同時，自我迅速成長，已經從容自若地配備一切必要的武裝。時運際會，即可衝決現實的重重阻擋，邁向終極的理想。

再者，認命但不認輸，堅持理想與現實對決交鋒。因其認命，故知所進退，箭不虛發，行不孟浪；也唯其不認輸，才可激發生命的潛力，奮起還擊。贏則贏得光采，輸則輸得悲壯。

在人生的舞臺上。我若是主角，就做個一流的主角；若是配角，也要成為一流的配角。從沒有那顆星因著座標的偏遠，而放棄了發光。在翰海巨濤中，我縱非來自長江大河，也要做驚濤裂岸的一朵浪花，與你一同澎湃昂揚。

## 十一、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摘錄)

洪愛珠

媽媽病篤。倒數時日，她愈是寡食少語長睡偶醒，往生命靜止方向深水潛游。彼時我每日問她想吃什麼，然後盡量張羅來，博她一點病中日光。媽媽談食物的時候，較能談笑，於是以此喚她回神，多望一眼我們這些今世家人。

人在盡頭，返身回望，媽媽一生在吃食尚可謂富裕，倒數時刻，念想的反而是素樸的兒時食物。如鹹冬瓜蒸肉餅，那是已故外婆的家常菜，白粥醬菜或肉鬆一碟。而這日她說，想吃炸春捲。

炸春捲自然不能是買來的。我媽雖病，但絕不糊塗，沒有什麼比外帶回家，被蒸氣捂軟的春捲皮更壞。最好辦法，便是買新鮮潤餅皮，裹炒過的春蔬，油炸後立刻呈到她面前。而時序初春，清明未至，潤餅皮在地方市場裡不易買，此時唯能往城裡去，倚靠我家三代女子的心靈故鄉：大稻埕、迪化街、永樂市場。

陪病兩年，在頻繁的門診治療手術急診中，日常脫軌，活成夜長晝短，蒼白無風恆溫狀態。然而一抵迪化街，日光慷慨，曬褪病房陰涼。感官放大，整個街區的生活氣味聚攏上來。青草藥材的、熟食攤販的、香菇干貝蝦米魷魚的鮮腥味奔放，不遠處霞海城隍廟的香火，也嗅得一點。呼吸滿腔複雜氣味，就深感紮實活著。

其中每股氣味，我都能單獨辨識，皆神奇勾引。回到陪外婆購物的兒童時期，和與媽媽一起吃喝的時光，我們知根知底熟門熟路，這是我家祖孫三代老派台妹，最熱愛的台北聚落。落俗一點便稱這類心情「出嫁女兒回娘家」。青春永恆真空，是女子心中的自由小鳥。返抵娘家，回到城北河邊的大稻埕，我們皆成少女，步履輕盈一臉發光

## 十二、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摘錄)

楊双子

水煮花生，去殼剝皮，半斤花生只得一小碗花生皮。

花生仁外一層薄膜花生皮，在中醫稱花生衣。花生衣養血補血，具止血之效，科學論點指花生衣有助強化骨髓造血功能，增益血小板數量提升。

有一小段日子，我託小姑姑每隔幾日在早市購回水煮花生。繞口令說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剝花生不吃花生皮，若暉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

一般人血小板指數十五萬，低於兩萬便會引發自體性出血，腦出血即死，那時若暉的指數已經跌至一萬六。西醫安排固定時間輸血，醫囑定時服用鐵劑或者濃縮棗精。中醫合併照護，每天開立兩包水藥，此外建議以花生衣補血。

換作幾年以前，恐怕我會嗤之以鼻。花生的那一層薄膜欸，當真有效？然而那當下我彷彿沐浴焚香，慎重淨手去殼剝皮，無異敬神儀式。彼時我也真正虔誠敬神。每晚睡前禱告，雙手合十於胸前，黑暗裡我再三呼求耶和華上帝、媽祖娘娘、關聖帝君、藥師如來佛、宇宙大人的名，用盡全副心力向神明祈求說，拜託請讓我妹妹康復起來吧。

隔天日頭上升，世界絲毫未改，我如舊剝著花生衣。

花生皮只是飲食控制的一小部分。若暉生病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飲食控制的概念。

或者精確地說，沒有飲食控制的可能。

國中三年裡一半的時間，我們有什麼吃什麼。營養午餐是唯一正常的一頓，晚餐的追求基本是果腹。餐桌偶爾攔著不知道誰留下來的殘餚可供配飯，至少白米飯新鮮現煮。身上稍有零錢，可得張日興雜貨店對面那間飯麵滷味小吃部的一碗麻醬麵。更不濟，張日興販售泡麵一碗十五元，放學省一趟公車錢走路回家就買得起。吃進肚裡的唯有澱粉和熱量，纖維素與蛋白質同樣匱乏。

## 十三、我們的大河(摘錄)

劉克襄

以前，曾祖母晚年臥病在床，我有空隨侍在旁，常和她閒聊小時的事情。她曾好幾次透露，如果病好，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天能夠下床，走到一條寬闊的大河旁邊，那河岸鋪陳著綠色的森林和草原。她能夠不斷地走，一直走下去。像日治時代，上沒幾個月的小學，老師帶他們出去的第一次遠足。

「那次走到哪裡呢？」有一次，我不禁問她。

「忘了。反正走了很遠，很快樂。」曾祖母回答時，圓潤的臉頰洋溢著一抹淚光。

那幸福的表情，在我的腦海裡，深深地烙印著。我凝視眼前的大河，好像也找到了她期待的家園。那一年夏末，你們大概不能明白，我們的旅行為何都集中在附近的水域環境，不斷地來去。現在，是否能更深刻體會呢？

後來，你們去上課時，我也常單獨到那兒。每次去，也特別懷念曾祖母。想到小時和她一起爬山撿柴，總覺得過去的日子雖然辛苦，卻是很單純、很快樂。如果有機會，退休時，總要再嘗試這種簡樸的生活呢。

如今，這段大河之路，成為回想生活往事的重要細道。短短的一段路，腳步常變得沉重、遲緩，每一步都有些捨不得。那些過去的往事和眼前的美麗景觀經常交錯，構成美好的私我畫面。總生怕，有朝一日這裡生態環境改變了，連帶地將我的回憶也消除。

我們的老家烏日九張犁就是最好的例子，除了一些公墓，已經找不到過去的一絲遺跡，那些過去曾經是水井、土牆、茅坑、竹管厝的簡樸環境，現在都成為公寓大樓。我們早已沒有家園可以回去。

真希望，有一天，當自己往生了，當你們懷念我時，請你們回到這條少年時旅行過的大河，繼續沿小徑散步，聞著野薑花香，遇見鷺鷥滑行。

我的靈魂，還有你們未曾謀面的曾祖母，都會在那兒安身。

## 十四、午夜的汽笛

村上春樹

女孩問男孩：「你喜歡我有多少？」

少年想了想，以平靜地聲音回答說：「就像喜歡午夜的汽笛聲那麼多。」

少女默默地等著他說下去，一定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有一天半夜裡，我忽然醒來。」他說：「正確的時間不知道，大概是兩點或三點吧，但那時是幾點並不重要。總之，是半夜裡，我獨自一個人，沒有誰在我旁邊。你試想像這種情形。四周黑漆漆，什麼都看不見，沒有一點聲音，連時鐘的針刻著時間的聲音都聽不見——也許是時鐘停了。而我突然感到自己被隔離在一處遙遠的誰也不知道的地方。我體會到在這廣大的世界上，沒有誰愛我，沒有誰跟我說話，沒有誰會想到我。即使我就這樣從世界上消失了，也沒有誰會發覺到吧？就像被裝在大鐵箱沉入深海的心情。因為氣壓我覺得心臟痛，痛得幾乎會撕裂成兩半——那種感覺你了解嗎？」

少女點點頭。大概是了解的吧。

少年繼續說：「這恐怕是人活著所經驗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吧，我真的悲傷得要死。不，不是死了也罷了，而是就那樣下去，箱子裡的空氣稀薄，事實上的就會死掉。這不是比喻，是真的。那是在半夜裡，一個人獨自醒來時的意思，你也了解吧？」

少女又默默地點頭。少年稍微停頓了一下。

「不過這個時候，我聽到遠遠的地方有汽笛聲。那真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汽笛聲。鐵路到底在那裡，我不知道，就是很遠很遠。微微的聲音似乎聽見了，又似乎聽不見。但我知道那是火車的汽笛聲，不會錯。我在黑暗裡靜靜地諦聽著。於是，那汽笛聲再一次傳到我的耳裡。然後，我的心臟不痛了，時鐘的針開始移動，鐵箱子慢慢浮上海面。這都是由於那小小的汽笛聲的關係，由於那又像聽見又像聽不見的微微的汽笛聲。而我愛你，就像那汽笛聲一樣。」



## 十五、姆媽，看這片繁花！（摘錄）

奚淞

在記憶裡，脾氣溫和的母親很少這樣斬釘截鐵的表達過自己。我凜然感受到一種超乎語言以上的威嚴。母親的眼睛無影翳的瞪視著我，深邃而神祕，彷彿傳遞出直接來自生命本體的訊息微光。我低下頭來，禁不住熱淚盈眶了。

陽臺上，母親曾日日灌溉的一盆海棠，乏人照應，竟也開得紅豔一片，像病人掙扎的嗆咳，迸濺出無數細碎的花朵。

母親終於去世了。

最後一次，我坐在母親的身體前。無可言喻的失落感，使我饒舌地向她說起話來。我說了又說，不可自制，常以為母親會突然微笑、坐起身來。

可是母親畢竟不動分毫。而她那半握半張的手啊，我忍不住去撫摩。這是曾經撫愛了我童年的手。這是做家務、打毛線、縫唐衫的手。這是畫花卉的手。可憐，這也是病中顫抖、如受酷刑般注射多少點滴藥水，被網綁在病床邊腫脹的手。如今，這雙手猶留著瘀傷的青紫，靜靜彎曲垂落，像枯萎了的花朵。

姆媽！你的手，依舊是我最愛的手啊！

突然間，我有奇異的觸動。我覺得母親並不在這受傷的身體上，而是如空氣般包圍了我，並且微笑著從某處望著我。

是誰說的？一切過去的，都不曾真正消失，點滴都被記錄進生命的大書裡。

此刻，我翻開母親留下的畫夾，裡面有婦人和孩子的素描、吹笛走向歸途的少年、莊嚴的夕陽風景……一切並沒有消失，全都記錄得非常完好。還有，一幅幅美麗的花啊，攤開來，就像一座最豐饒的花園。

姆媽，面對這一片繁花，我又看到你的微笑了。

## 十六、秋水

莊子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鄰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 十七、鴻門宴

司馬遷

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

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會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

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 十八、隆中對

三國志 陳壽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杰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閬，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愿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 十九、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榑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 二十、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屏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聚，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 二十一、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 二十二、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 二十四、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 二十五、正氣歌并序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檐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廩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圍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